



所罗门  
+  
海空伏击战

[美] 伯克·戴维斯 著

海洋出版社

# 所罗门海空伏击战

〔美〕 伯克·戴维斯 著  
王 义 山 译  
许 秋 明 校

海洋出版社

1984年·北京

## 内 容 简 介

1943年4月中旬，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准备视察前线的密电；美军南太平洋战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第339闪电式战斗机中队奉令拦截，成功地将山本击毙。本书以故事体裁，生动地记述了历史上这场著名的空战。

GET YAMAMOTO

### 所罗门海空伏击战

[美]伯克·戴维斯 著

王义山 译

许秋明 校

---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八九九二〇部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sup>1</sup>/<sub>4</sub> 字数: 120千字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31,000册

---

统一书号: 5193·0247 定价: 0.60元

## 目 录

第 一 章	截获密电	( 1 )
第 二 章	山本其人	( 17 )
第 三 章	五个美国飞行员	( 35 )
第 四 章	胜利过后	( 47 )
第 五 章	美军前线	( 57 )
第 六 章	山本在拉包尔	( 78 )
第 七 章	拦截计划	( 86 )
第 八 章	狭路相逢	( 111 )
第 九 章	丛林黑烟	( 127 )
第 十 章	狩猎归来	( 142 )
第 十 一 章	山本死后	( 154 )
第 十 二 章	尾声	( 159 )
作者的话		( 163 )

# 第一章

## 截获密电

早晨8点零1分，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埃德温·T·莱顿海军中校走进司令部大楼。他穿着一双胶鞋，迈着轻快而富有节奏的步伐，穿过了铺着地毯的一楼走廊。莱顿是来向海军上将作例行汇报的。今天早晨，在他随身携带的已经发旧的马尼拉纸文件夹里，有一份十分惊人的情报。

晨光刚刚撩去薄纱，海军的军号声在长空中萦绕回荡。司令部大楼前面的广场和离山坡不到二百米远的港内军舰，都已经升起了海军旗。军港和机场熙熙攘攘。在通往檀香山的公路上，各种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充满战时气氛的夏威夷海军基地又开始了繁忙的一天。这天是1943年4月14日。

十六个多月以前，日本飞机曾经轰炸过这里，使美国卷入了战争。那次袭击，是日本海军战略家中最敢冒险的山本五十六策划的。现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海军大将即将首次到达一个战区，那里或许是美国飞机能够飞到的地方。今天，在莱顿的汇报提纲里，就有涉及山本这次行踪的秘密。

早在1929年，莱顿就在东京任职，和日本许多军政要员交往甚密。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阅读能力也很高。他熟悉山本，知道自己带给尼米兹将军的是一份难得的紧急情

报。

将军的办公室门外站着一名海军陆战队卫兵，莱顿走过去，朝他点了点头。在门的外边贴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国民们，鼓起勇气，抓住时机，不要等待！”

这是尼米兹将军喜欢用的警句。

在一面墙壁上，玻璃框内挂着一把从日本袖珍潜艇艇长尸体上取下来的军刀。那艘袖珍潜艇是1941年12月7日<sup>①</sup>被击沉在珍珠港内的。

中校跟将军的副官在外边一间办公室里谈了几句。他们每天早晨碰头时总是重复这几句话，月复一月，活象在一出用海军行话写的戏剧中扮演角色。

“00号来了，要见您。”副官报告说。这时是8点零2分，莱顿准时到来了。他走进美国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切斯特·W·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办公室。尼米兹拖着得克萨斯州的家乡调，轻声慢语，象老朋友那样欢迎他。

莱顿象往常那样，在将军左边一把靠墙的椅子上坐下。将军的背后有一扇窗户，窗户的对面是供手枪打靶用的一堵光秃秃的水泥靶墙和网球挡板。办公室里很安静，连走廊上卫兵的脚步声都能听到。这个房间使人不禁想起山坡上那排海军建筑中一幢别具夏威夷独特风格的房子；富有浓厚当地色彩的印花窗帘和竹椅，格调十分相称。海军家属搬走时留下的这些旧装饰，如今却在司令部里派了用场。将军的办公桌上，零散地放着一些作战失利留下的纪念品。玻璃板下的

---

① 西经日期。——译者

上方，压着几条警句和一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亲笔签名照片。

莱顿把一份截获的日军电报递给尼米兹，电报是刚刚由通讯情报部门破译的。“我们的老朋友，山本。”他说。

尼米兹开始看电文。他抿着嘴，流露出一种早有预料的神情。他威严地坐着，腰板挺得笔直，虽然显得有些清瘦，但精神很好。他起床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早餐前，他在山坡上徒步走了三、四公里。这位将军伸出一只手，捋着他那稀疏发亮的头发。他的左手少一个指头，那还是许多年以前，他制造的海军第一台柴油机肇事时造成的。他的目光，在截获的日军电报上飞快地扫动着。

透过将军后面的窗户，莱顿看到马卡拉帕死火山脚下的峭壁郁郁葱葱，峭壁下的远处，可看到珍珠港北面的福特岛上的油库和岛的高处，那里，日本轰炸机和鱼雷机狂轰滥炸的痕迹还依然可见。举目远眺，被炸毁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仍然扎在水里，露出水面的上层建筑锈痕斑斑。

在尼米兹看电报的时候，莱顿想起了战前在日本的一段往事。那是1937年一个薄雾朦胧的阴冷的秋日，山本五十六作为主人邀请日、美、英、荷等国海军军官，在天皇的狩猎区打野鸭。莱顿仿佛还能闻到酱油、姜料和用日本火锅烹调的野鸭香味。野鸭是从河套那边飞来的，一落进长幅陷网的埋伏就被捉住了。看到那些落网的野鸭惊恐万状、扑打着翅膀、嘎嘎乱叫的情景，山本开心地大声吆喝，和伙伴们有说有笑。这是一个莱顿从未见过的山本，他对人殷勤而又不失身份。吃野餐时，他亲自给大家盛鸭子，给每位客人的盘子都盛得满满的。他那矮小的身影不停地来回忙碌着，拿起

一瓶瓶清酒<sup>①</sup>和苏格兰威士忌，热情地劝酒：“干吧！干吧！好友相聚莫停杯。”打桥牌时，莱顿和山本打对家，山本打牌很精，十分大胆，两局全赢了。打猎归来，他正式向每位军官赠送了几只天皇的野鸭。

尼米兹读着莱顿带来的那份截获的日军电报，电文是关于山本到距檀香山大约四千海里<sup>②</sup>的南太平洋岛屿视察的具体日程。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4月18日视察巴拉勒、肖特兰和布因的日程安排如下：

6点，乘中型攻击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动身。

8点到达巴拉勒，换乘猎潜艇（由第1基地部队准备一艘猎潜艇）前往肖特兰岛。8点40分到达肖特兰岛。

9点45分，乘猎潜艇离开肖特兰岛。10点30分，返回巴拉勒。（肖特兰岛准备一艘登陆艇，巴拉勒准备一艘摩托艇，用于交通。）

11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巴拉勒。11点10分，到达布因。在第1基地部队司令部吃午饭。（第26岸基航空战队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出席。）

14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布因。15点40分，回到拉包尔……

如天气情况不佳，顺延一天。

4月18日是星期日，还有四天时间。电文详细叙述了日本一位最重要的司令官的活动日程，这就给美国人提供了一

---

① 用稻米酿制的日本酒。——译者

② 一海里约等于一点八五三公里。——译者



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如果山本遵守他的时间表，截击他就有一定把握，眼下唯一的事情是要下拦截的决心。

尼米兹微微一笑，说道：“你说咋办？截击他吗？”他那晒黑了的脸庞上，两只明亮的蓝眼睛暗淡下来。他已经在研究挂在墙上的南太平洋地图了。他的目光随着澳大利亚上面的岛礁移动，一条绿色的岛链直达新几内亚的东北部，从俾斯麦海到所罗门海，绵延一千八百多公里。他派了威廉·F·哈尔西将军到这条战线去对付山本。

多年以后，莱顿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尽管不能逐字逐句地准确回忆起这次会见中所说的一切，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段决定山本命运的从容不迫的对话。莱顿说：

“要是我们有能够截击他的飞机——这当然会有的，我想，您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击毙山本会得到什么。

“在日本军界里，山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是一位大胆的战略家。在美国，这样的将领比日本多。年轻军官和士兵对他顶礼膜拜，对于日本国民的士气，除了天皇之外，大概没有谁比他更重要了。如果他被击落，日本帝国作战的海军将会引起混乱。您了解日本人的心理，这件事会震撼整个日本。”

尼米兹所见略同。他说：“我唯一关心的是，他们是否会找到一位更能干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尼米兹和莱顿研究了日本的几位海军大将，这些人已熟识多年了。莱顿列举了他们的资历、经验、能力和观点。“正如您所知道的，山本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

“好，就这样吧。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长官。我以为，击敌要害是兵家常理。这是一

个机会，我相信，此举完全符合克劳塞维茨<sup>①</sup>的战争理论<sup>②</sup>。山本无疑是他们取得珍珠港、威克岛、荷属东印度<sup>③</sup>和缅甸一系列胜利的象征。”

“如果我们击毙山本，日本人会怎样报复呢，广泛实施打击？”

“据我们所知，他们一天比一天吃紧。为了补充战斗机飞行员和其他飞行员，他们使出了全部力气。现在，我们已经迫使他们应付我们的进攻了。我看不出他们能发动新攻势。”莱顿说。

尼米兹几乎没有反应，平静的目光依然注视着地图。“这样做对我们的士气不会有任何影响，可以想见，这会使哈尔西和米切尔多高兴。他们把珍珠港事件看作是自己的耻辱，一直等待有一天能够毫不留情地回敬日本人。……这是在哈尔西的管辖区，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他会有办法的。就这样吧，我们截击山本！”

尼米兹又有点担心。“这样做有暴露我们破译密码的危险吗？以后要不要付出代价？”

“我们当然要注意这一点。”莱顿说。“为什么不能向所有参加这次截击的人布置任务而又不透露真情呢？我们可以说

---

①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在其名著《战争论》一书中，提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等著名论点，列宁曾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他的许多论点具有很大的资产阶级偏见和局限性，并为现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所利用和推崇。——译者

② 这里是指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打垮敌人的手段。他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即在特定条件下，打击“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如敌方的军队，或首都，或主要领导人，或民众的情绪等。——译者

③ 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译者

成是来自拉包尔附近澳大利亚海岸观察所的情报，太平洋上谁都相信他们是神通广大的人。”

尼米兹撕下一页便笺，签发了一封给哈尔西（他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的电报，告诉他山本即将从拉包尔飞往布干维尔的日程安排，并补充说：

“如果你指挥的部队有力量拦截并击落山本和他的随行人员，你就遵令制订初步行动方案。”

“把细节留给哈尔西吧，”尼米兹说。“他有四天时间作准备，他需要这些时间。”

十四个小时以前（4月13日下午5点55分），瓦希阿瓦无线电站附近的一个监听员开始收录一份密电。他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无线电部队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中的一员，他连续三班监听了西南太平洋日军报务员的发报。这条在5点55分拍发的电文，是几百件电文中的一条。起初，没有迹象表明这是战争中截获的最不寻常的电报，也难说海军情报部的密码破译人员会取得成功。

远处的日军报务员刚刚发完报，这条电文就出现在珍珠港的战略情报部了。瓦希阿瓦的海军监听员用的是一台精巧的日文假名字盘打字机，打字机同时打出一条电传纸带，纸带随即输入一台发报机，自动拍发给战略情报部。情报部设在一个地下室里，镶有钢制拱形大门，有卫兵警卫。这里，是一群才华横溢的密码破译人员大显神通的天地，他们的代号叫“海波”（Hypo）。为了这条截获的电报，他们从4月13日晚上一忙到14日天亮。

瓦希阿瓦来的电报传到一间乱哄哄的机房里，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出产的译码机响个不停。在这里，人们把日本人的密码数字转换到穿孔卡上，穿孔卡输入译码机，译码机呼呼地卷走穿孔纸带，咔嚓咔嚓地响了一通后，就哒哒哒地打出新电文，译成普通的日本文字了。

破译人员在海军高级军官中享有很高声望。他们是一种秘密武器，曾帮助打赢了中途岛海战。他们准确地破译了日军的命令，使美国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能够率领舰队悄悄接近敌人，进行伏击。这些制造噪音的自动译码机是托马斯·H·戴尔海军少校发明的。戴尔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有研究密码破译的业余爱好。他想出了几种加快人工译码的方法，成了用机器译电码的先驱。

今天，戴尔的机器装上了日本海军保险密码的答案，这是帝国海军当前使用最广泛的一般密码，美国人叫它JN25。这套密码是由大约四万五千组五位数原码和十万组添码（每组也是五位数）合成<sup>①</sup>。在过去的三年里，分布在从华盛顿到菲律宾的海军情报小组研究出了这套密码的奥妙，尽管日本人定期更换密码，但美国人一直能掌握新的添码。在这个星期二晚上，储存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译码机里的信息十分齐全，包括不到两个星期以前（4月1日）敌人刚使用的新添码<sup>②</sup>。

---

① 某一组原码和某一组添码两者相加，得出新的五位数字（逢十不进位），即为密码，并代表一个词组。添码一般经常改变。——译者

② 美国人从1920年就开始研究日本人的密码。那时，一位性格乖僻的天才赫伯特·O·亚德利在他那间“黑屋子”里创造了奇迹。尽管亚德利发表了破译密码的新发现，但许多日本专家认为他们用最新发报机拍发的电码是无懈可击的。日本人坚持说，亚德利的破译是因为偷到了密码本才搞成的。

译出的电报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译码机的机房送到破译人员手里，其中一位翻阅了一扎扎日军电报，看到了下午5点55分拍发的一条电文有一些不常见的地址，但并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他照例把电报送给海军陆战队的阿尔瓦·布赖恩·拉斯韦尔中校。拉斯韦尔是翻译科里的一位老手，战前曾作为一名翻译官在东京呆过三年，电文译得很快。

译码机里出来的这份电报，差不多都译成普通日本文字了。拉斯韦尔只是填上了几处空白，并叫托姆·戴尔和戴尔的助手韦斯利·赖特海军少校来帮忙。戴尔了解译码机神秘的空白，就好象它们是他大脑里的附加部件一样。他补充了好几组添码，使电报译出得更多了。赖特是一个强壮的红发军人，研究密码的时间几乎和戴尔一样长，他认出了几个地名的密码符号，那是所罗门群岛岛链中的岛屿和基地。

RR指拉包尔，日军的一个主要基地；RXZ指巴拉勒，RXE指肖特兰，这是离布干维尔岛不远的两个小岛；RXP是布因，布干维尔岛上的一个基地。由于这一帮助，拉斯韦尔完成了他的翻译，这份简明的电报是关于山本在下一个星期天从拉包尔到布干维尔，然后返回的日程安排细节。

---

1926年，一位未露真实姓名的华盛顿密码专家（史料中只叫作“阿格吉尔小姐”），破译了日本人用于绝密通讯的特级密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此以后，美军，特别是海军，成年累月地监视着日本的军事和外交电讯，直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1943年1月，载有大批密码本的日本“伊-1号”大型潜艇，在瓜达尔卡纳尔海区被新西兰“鸚鵡”号护卫舰击沉，从该潜艇上弄到的宝贵添码，在1943年4月，正如截击山本使命的经过所表明的，被珍珠港的情报部门用上了。——作者

电报是日军第8舰队司令长官鲛岛具重海军中将签署的，他的司令部设在离布干维尔岛南端不远的肖特兰岛上。拉斯韦尔把这位将军当成是南太平洋战场新来的一位人物，后来鲛岛在东京出任裕仁天皇的海军顾问。

拉斯韦尔看看日历，认定这桩事十分紧急，不容耽搁，有人会借此为珍珠港事件报仇雪耻的。他拿起译好的电报稿，匆匆去找莱顿海军中校。

4月14日晚上，尼米兹收到了哈尔西的副手西奥多·S·威尔金森海军中将从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发来的回电。哈尔西去澳大利亚几天了，不在司令部。威尔金森认定这次截击是可行的。所罗门群岛联合航空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中将说，瓜达尔卡纳尔岛<sup>①</sup>的P-38闪电式战斗机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哈尔西赶回之前正在准备飞机。

4月15日早晨尼米兹听取简况汇报时，又一次和莱顿讨论了山本的事，并正式下达了截击命令。尼米兹在命令的结尾加了一句对哈尔西的个人关照：“祝你狩猎成功！”行动开始了。

这次汇报结束时，尼米兹显得轻松愉快、情绪很好。中午，他进行了手枪射击，还兴致勃勃地邀几个青年军官同他一起比赛。午后，他乘坐他的“战列舰”——陆军送给他的礼物、一辆美国独家生产的灰色吉普外出。司机把他拉到威基海滨，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那里，屏挡上挂满了浴巾和湿漉漉的衣衫。尼米兹跳下水，象往常那样畅游了三千多

---

<sup>①</sup> 以下简称瓜岛。——译者

米。不一会，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冷静地思考着把战事从他管辖的六千五百万平方海里海域向西推进的计划。尼米兹是个谦逊求实、不知疲倦的人，从不吹嘘自己的功绩和显露自己的坚强决心。在他的办公室里，完全没有强迫命令，然而这里无疑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军事机构。尼米兹还对他的几个参谋人员饶有风趣地讲了为什么要把战列舰称为女性。晚饭后，他又打起了扑克牌。

秘密没有囿守在珍珠港。4月15日，华盛顿的一个小圈子透露出要截击山本的消息，他们散布的流言和轶事，一直流传了许多年。在阿拉斯加荷兰港的一个海军掩体里（掩体上面有七根天线杆耸入一百米高的雾霭寒空），一位无线电兵收到了关于日军海军大将行程安排的电报。接着，密电转到了珍珠港和华盛顿。华府和夏威夷的破译人员和翻译人员同时研究，只用了五个小时就揭开了秘密。珍珠港和华盛顿的情报人员迅速交换着关于山本此行的信息，包括刚刚由他们揭晓的那份密电里使用的添码。一天后，尼米兹知道了截获的电报，并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一位1898年美西战争中由西奥多·罗斯福指挥的美国第一义勇团的老骑兵。

弗兰克·诺克斯住在一艘停泊在波托马克河的海军游艇“锡库亚”号上。4月15日早晨，部长象往常一样，6点半钟起床后划着游艇，沿着陡峭的河岸，驶向华盛顿堡。他上岸赏心悦目地散完步后，又悠闲自得地回到游艇上作健身操、淋浴和按摩，然后用一顿丰盛的早餐。8点，他离开游艇，驱车去办公室。他六十九岁了，但依然红光满面，精神

饱满，无边夹鼻眼镜后面的目光神采奕奕，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

诺克斯走进他的办公室，开始处理日常事务。在他的第一批召见人中，他与海军情报部副部长埃利斯·M·扎卡赖亚斯海军上校的谈话没有作记录。上校向诺克斯报告了关于山本的事。他们谈话的细节和结果一直没有披露。扎卡赖亚斯讲了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山本一行的飞行计划，要求击毙这位日本海军大将。根据从部长办公室里透露出来的说法，诺克斯曾认为此事微不足道。午饭后，他和几位军官闲聊，谈起古代作战时派出一个个勇士，进行一对一的厮杀。这时，诺克斯才想起山本。应该击落他吗？战时谋杀敌国首领，有无先例？

诺克斯还请来了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阿诺德十分积极。他说，一旦山本进入美国飞机的作战半径，无疑应该击落他。诺克斯和阿诺德还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正是在这个细节上，流言便开始添枝加叶地编造起来。比如，有人说阿诺德叫来了查尔斯·林德伯格，商量用 P-38 飞机作远距离飞行；林德伯格又叫了洛克希德公司的弗兰克·迈耶。这种大型双引擎闪电式战斗机一问世，迈耶就一直在驾驶它。

其实，林德伯格当时不在华盛顿，他是后来才知道截击山本的事。这位著名的飞行员并没有通知过弗兰克·迈耶。

有一篇报道是有事实根据的，诺克斯把这件事报告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总统批准了这次行动。

罗斯福在 4 月 13 日乘火车离开了华盛顿，去视察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军事基地，其后的三个晚上住在佐治亚和阿拉巴



马。他的工作日志表明，这期间没有来自阿诺德的电话，他们的最后一次个人会见，日志上的记录是3月24日。总统和诺克斯关于山本一事的接触，被故意从记录中删掉了。

然而，在华盛顿有少数人知道，为了击毙山本，政府的几个高级部门着实忙了一通。

查尔斯·N·斯平克斯海军少校（珍珠港事件前不久还在日本服役的一位日语专家），在海军情报部一个代号叫OP-16-FE的部门负责日本事务。在4月中旬那些天，他处理了华盛顿和珍珠港之间关于山本事件的大量来往电报，电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他除了知道涉及到一封截获的电报外，对于截击计划的由来一无所知。但是，他猜到华盛顿正在作决定，“因为从那里拍来了这么多电报，涉及到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心理学领域。”

斯平克斯清楚地知道某种计划正在制订中。一些情报官员在研究过程中经常向他询问日文电报稿中的准确含义。当他完成这次交给他的任务后，斯平克斯对这一计划的制订留下了深刻印象，华盛顿和珍珠港携手合作，共同作出了决定。

通讯专家威廉·C·莫特海军少将在白宫的地图室里值班。他每天综合整理各种重要的战争新闻，送给总统专列上的陆军和海军助手，由他们交给罗斯福。莫特把截击山本的消息送到了专列上。就他所知，罗斯福没有积极参与此事，“而是把这样的事情留给了军方”。实际上，一项行使总统权力的拍往南太平洋的命令正在制定之中。这项命令是由弗兰克·诺克斯签署的。

珍珠港和华盛顿之间进行了两三天紧急磋商，大量的